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八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一首

薊鎮善後事宜疏

題臣惟今之邊務莫重于薊當事者之所經畫建議者之所講求參之輿論決之廟謨無遺筴矣然而當事自嫌于規避間亦未可盡言建議或得之咨詢間亦未必盡核臣以愚昧奉使行間官守雖異于身親而邊務實由于目擊茲固進言之會而非臆見之私也臣欽遵

勅諭臣若的有所見亦許據實奏
聞謹以薊鎮善後事宜條爲十有六事冒昧以請如
蒙
勅下本部覆議抑或臣言少裨邊計萬一伏乞
採擇施行則蒭蕘不遺籌策畢舉苞桑不憚三輔永
寧臣之上願也

計開

一準功罪臣惟薊設督臣自庚戌始時乘
軍事積㦯草創未遑重以虜患頻仍狼
顧不給柄臣僨帥中外相蒙于時督責

雖嚴姦利滋起法僅行於總督撫鎮討不及於分部偏裨譬之在綱徒急其網勿問其紀卒之綱絕紀散衆目不張雖日易一綱何益以小喻大理有固然往者庚戌虜開乘我不備其後聚兵偫餉殫海內之財力以奉一區蓋庶幾乎有備矣虜中歲糜至至則飽歸當事諸臣豈智力盡出虜下邊人謂

中國失筴大者兩端其一則罪罰不平其一則變置太亟故也比年分布春秋二防各分

信地在兵備居常則職整飭遇警則職
監督在副總兵叅將遊擊分區則職防
禦遇調則職應援亦旣上告
天子下告本兵有
成命矣夫守備不設策應失機律有明條其罪無赦
夷考往事督臣棄市者二人撫臣論死
者一人謫戍者一人鎮臣死戰者一人
棄市者一人其他以罪去官什居七八
而監司部將意氣自如雖或以罪行旋
即嚮用甚則揚遷亟而中軍拜官孫贋

亡而黠者代之將矣監司部將既非文網所該由是而玩愒陵夷尾大不掉監司自挾刀筆闢自所部足以持境内短長若殿最戎功我之自出其誰敢當我睊睊然芥視諸將而蔑視督撫二臣上則撫膺下則解體彼方以為得志部將往往附聲勢于督撫主將之權其或不從輒布蜚語

輦轂下務為恫喝以相阻撓方虜未入置驛畢樹私人繳虜者稍有聞私人輒號都市中其

日大虜從某路入某子甲提兵住禦之明日又云某日某子甲獨當匈奴戰不旋踵斬首若干級矣聞者弗察夫卯而晨此其故智也及虜且急當事者檄部將赴之反脣語曰乃公負越行間轞車且至行矣我安能戰乃公其柰我何比失事當事者當詣

京師而此輩率斂錢軍中將爲之賁高門以求逭死當事者業已抵罪庶幾藉若而人萬一得生卽罪有所由隱忍不復發一語

及論罪既定而此輩猶復在𨽻代者𡨚
率以姑息收人心或有力為之先談而
此輩進矣以監司則如此以部將則如
彼彼二三臣者阨于上下日傴僂以幸
瓦全雖有殊才莫措其手此罪罰不平
之說也虜騎卷甲長驅且深入數千里
即踰垣而入其衆必信宿而後齊乘其
未集而擊之一利也既聚矣宜必散掠
田野間散則可掩其羣又一利也既入
而出凡三五日夜不少休滿載而行輜

重為累乘其出臨而追襲之無不利者若郭虎之截潮河川張臣之尾棒椎崖是已石州之寇歸失道而死者相藉于塗內無追兵業已踉蹌出境去則明驗也

先朝一聞虜入輒逮當事者先行即有可乘莫為決策藉第令將士有奮者誰其冒不測而嘗之及代者有人宜未即至至則取辦倉卒宜未即知便宜遂使匈奴横行而

中國之兵卒于不振此變置太亟之說也臣請遵
照律例申飭總督撫鎮兵備及各領兵
官功罪所由各坐信地援兵客兵將領
已承分布調遣與信地同務在修飭邊
防主于固守萬一不戒致虜入邊該道
兵備及該路主客援兵各將官坐罪如
律果能乘其未集襲其惰歸奮立奇功
斬獲過當則以功准罪或功浮於罪仍
量論功罪浮於功仍復論罪如或掇拾
畸零以為掩飾務以其罪罪之凡諸附

近策應非春專遣者立有戰功論比虜
退而該路無功罪在必罰即他路有大
捷亦不得藉口爲辭乃若總督撫鎭諸
臣莫非信地虜旣入境罪已無辭姑容
其相機出奇親帥將士決一死戰能大
創虜斬首數千百計仍論首功次則功
過相當次則削賞而薄罰其或無功足
贖輒付士師然而
天威不啻雷霆莫不摧折業已奪心褫魄復何能爲
臣愚欲定其科條寬其文法虜入勿輒

按其罪狀使得寧志作氣虜幾可出一
奇俟虜出邊然後通論功罪為之一一
覈實取自
上裁儻然罪在必行則該道兵備該路主客援兵各
將官一體依律論罪如此則罪罰惟均
威悉加於移杕事機不失功可收於桑
榆矣伏乞
聖裁
一分責成臣惟分布調度理餉程功總督
事也繕邊防固城守實行伍輯士民巡

撫事也明間諜謹烽堠精教練嚴約束勒部曲審機宜旗鼓臨戎料敵制勝總兵事也慎出納給餉以特戸部分司事也足食利兵巡工訓士慎聽聞伍之訟毋失其和兵備事也治一旅之師當一面之守守必固戰必勝諸將事也凡此則皆功能相濟體統相維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臣先欲通論功罪其謂是與然而視不代庖耕不問織言異任也履新冠敝廉遠堂高言異等也總

督撫鎮諸臣紀法具在夫有所受之矣臣嘗歷諸省視各邊廩廩不踰所不者惟將權輕耳薊爲天下重鎮顧獨不然比年稍振舉之猶多陵替即如發大衆與大役而總督撫鎮未始與聞有事調遣師行糧從而總督撫鎮不獲自遂督撫移文分部或寢閣不行以私語人我則不暇偏裨日伺主將直欲其以身推轂之一失其心輒誣罔以逆節大者侵官小者衡命輕者凌節重者操戈漸不

可長矣故臣請自督撫而下各分責成調度失宜功罪失實罪在總督完繕不豫罪在巡撫虜形不察軍政無紀戰陣無勇罪在總兵芻餉不給致失事機罪在戶部分司信地不嚴專責不舉罪在監司部將其間或有擁閼凌筏誣罔者即干非分均為不臣聽總督撫鎮據實

奏

聞雖有他長在所必斥自後課功按罪悉遵責成而行如此則守道守官不相凌奪同心同

德無或差池此其選也伏乞

聖裁

一一事權臣竊見各鎮邊防事畢則督撫

歲課文武將吏功罪以

聞邇者督臣僅課薊昌而不及遼東保定蓋自隆慶

元年始夫督臣置身文武將吏之上總

攬千四千里之間惟是操柄在耳顧退

然輕自廢徒擁虛號而無寵靈一旦以

緩急倚辦之是猶欲割而棄其秉也請

自今始凡三鎮兩防功罪照舊歲終俱

聽督撫會題庶人心一而權不移於事
便矣及查浙福故有總督而福建巡撫
特給旗牌兩廣見有總督而廣西巡撫
特給旗牌蓋節制雖受於督臣而便宜亦可以從事
因而底績者亦多矣乃今薊遼保定巡
撫未請
旗牌下之則懼受任之難勝上之或以威權之不
易假耳說者又謂在薊則督撫同境在
保定則久不稱兵惟遼東日在戎嚴尤
不可不給夫遼東則誠然矣薊事近以

東防爲急就近調督撫臣職之保定上
衛
京師內防竊發外備深入不無事矣合無比照福
建廣西巡撫事例均給
旗牌使諸臣皆得奉將
天威制勝閫外尤便事也伏乞
聖裁
一明賞罰臣惟論功行賞宜必察其所由
功由發縱指示則邊臣居最自此而下
賞有差功由衝鋒決戰則將士居最自

此而上賞有差法也頃時虜警猝至主者遠不及聞功或出於材官而賞必先於在事假令他日失備罰亦如之臣嚮所言往事是已臣請自今論功罪狀勿取具官功必覈其本謀罪必按其專責如此則賞必當功罰必當罪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服夫非兵之至要也與哉伏乞

聖裁

一寬中制臣惟政有經權兵有奇正經正

則有定法權奇或無定形九邊二防章程具備本部先期申飭該科因事指陳

明命森嚴罔不欽若無庸贅一辭矣然此則政之經也兵之正也藉令有事則虜形未可逆睹軍事未可豫謀邊臣以身親之猶懼不給

先朝每聞薊警發言盈廷要皆謀國效忠誠非過計顧邊情必信宿而後達

廟議亦必信宿而後行比檄下邊臣業已去虜數千里矣即猶可及揆之事變不啻徑庭譬

肘則害成從心則渝命兩端首鼠復何
可為項臣出入薊門虜數東伺臣方與
諸臣會議亦時時屬目灣東比見傳烽
則報警與報捷俱至四月有警撫鎮就
近兼程赴之總督方議遣兵虜業已遁
去邊臣守在邊境猶或呼吸變態不同
假令從中策之徒勤遠略耳雖當局或
不若旁觀而百聞終不如一見兵難遙
度固非虗言臣請旨令而後如或薊以
警

聞
朝廷一以鎮靜制之務在以全取勝使邊臣各得專心致志因時制宜凡諸發慮出謀尚胥閑暇毋復牽制致失事機通候事寧然後計其得失固未晚也法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乃今能者在事願以不御御之或非其人猶必計出萬全殆難以執一論也伏乞
聖裁
一止流言臣惟三輔四會之區訛言易煽

邊將錮于積襲憚于更張翕訿成風窠同伐異甚者髙距長喙僻倪總督撫鎮之間怙勢借資于進務人或不得逞輒以流言中之輕則毀其官常重則誣以反狀雖其言止于智者大率不行脫或喜新聞而過聽之則在事者懼矣即有虜警顧復植私黨駕虗聲

君門九重朝發夕至如響癸亥所為是也自昔巧言亂政王者必誅

當今大道為公惡用壬人為也臣請通行中傚境

内諸將務在共濟時艱如復誣上行私
造言生事在内聽本部該科五城御史
在外聽總督撫按鎮守兵備等衙門覈
察前項奸徒據有實跡即行論劾罪在
主使比依匿名告言人罪科之庶幾正
人心息邪說是非不紊上下相安邊事
之利也伏乞
聖裁
一治標兵臣聞薊鎮始設總督分部薊西
于特主客精兵悉在西部而密雲標兵

强矣巡撫分中部治遵化其標兵强者半之總兵專備灤東標兵具數而已先年餉無定額客雲覆優遵化次之灤東僅僅不給乃若諸路有失罪在各營而督撫標兵不受罰臺工並與大衆畢發而督撫標兵不受工寬假至矣語曰驕子不學此輩則然比臣會閱湯泉則客雲標兵有未成伍者及乘便閱客雲則聞金鼓有未知坐作進止者督臣親簡其衆汰老弱數十百人于內無名籍者

無慮數十人此奚宜至罪在遊擊孟杰
則臣已論斥之遵化標兵守灤東虜薄
窑堡臺且退矣諸軍乘勝追襲而標兵
獨留虜犯桃林南北兵斬獲三級諸援
兵皆未至而標兵獨欲攘一級為功及
界嶺之禦屬夷標兵失律至虜遁去罪
在遊擊王經則撫臣亦已論斥之矣夫
督撫在邊境則境內莫非其兵藉第令
用兵則諸兵之功罪莫非其功罪此輩
則以其寵靈易及而聲勢足依也自挾

親附驕惰相成居常則違約束棄甲兵遇事則避艱難擇便利譬則負嵎忌器誰復攖之投之項臣部署額兵手正其籍昔號標兵者易名援兵春秋兩防亦必分發各路意政坐此夫練兵者總理之責標兵者諸部之倡近議客兵入踐更則總督驗視分別具

奏而班軍選練亦在此時雖節制出自軍門而責成宜先主將臣請令每年二月七月總兵預赴密雲駐劄教場先閱上班兵馬

分別等第郎送軍門過堂乘此時比練
寄雲標兵簡不勝任者爲之變置不用
命者悉照軍法事畢過薄化會同巡撫
比練標兵亦如之巡撫就近過三屯營
照例會比本標兵馬完日撫鎭通將殿
最及行過實跡咨呈總督另疏隨上班
兵數等第奏
聞郎令督撫與主將同心宜必無分彼此自後標兵
功罪悉依調發信地程期多寡重輕俱
照各部同論如此則法行自近一視爲

公諸部無間言而各標有實效矣伏乞

聖裁

一固封守臣惟蓟增邊臺經制已備邊墻塼垣畢起亦足周防特其中毋堵衝置襯木二三層則甃石者爲速成計耳第恐曠日持久木朽石頹不出十年中潰殆半乃今欲爲更始工力不支議者欲就陴下墻基循墻加築三和土墻高三尺下修上削附墻相依久之土石一家風雨斧鑿不壞厚下以防中潰利賴居

多異時即有傾頹旋可完繕其基固無
慮也且附墻而削其上無能置足其間
彼雖或有乘墉壞垣之謀一無所逞計
莫便于此矣臣請俟臺工畢然後議行
畫地分區各繕其境以日計力以人計
工五年七年可告成事是役也庶幾保
封守完金城千里允矣
天府之國也伏乞
聖裁
一開邊利臣出閱塞外多沃土可耕且臺

垣睥睨相臨穡事易舉邊人坐兩不便
棄而不耕盖以出開之禁甚嚴即失一
人當守者罪于是諸夷重挾守者非百
緡不購一人幸醫其貪彼且伺邊人如
射隼厲禁未弛安取自履危機一也昔
在邊地不入
中國版圖異日或以開墾報官司官司且籍記之
矣其後或科屯課將爲厲階二也夫南
兵宿臺列戍歲以爲常其人皆起田間
習耕稼開邊利以資遠戍夫非因糧于

敵乎哉趙充國之破先零率用此也且
中國典刑具在顧樂人國門僵屍道路者籍籍相
聞如將拓邊安得一無所失況樵蘇之
利閭伍必資雖欲禁之祇蒙上耳臣請
下其事總督撫鎮相度近邊可耕之地分給力耕之
兵定其程期分其比耦使之通力合作
計地均分毋遇農事之期依期結伍而
出荷戈則戰荷耒則農仍先諭坐口夷
人毋為虜耳目俟畢穡事各分所獲易
賞賞之他若一二畸零不許違期私出

萬一有失人畜先諭諸夷責限歸復否則削其撫賞如事不由於守者亘情論罪令得立功自贖勿復苛求雖或歳入有常悉聽耕者取給勿復起課樵蘇亦用此法但不許各官掊剋科分此亦富强之資

中國之大利也伏乞

聖裁

一恤軍丁臣惟諸衛環列甸服自昔未有兵端軍戶蕃庶優游家給人足例徵後

府柴炭則皆惟正之供諸衛奉之固非
難事及邊事起抽發召募並行正軍既
皆赴邊餘丁又皆赴募伶丁孤苦子然
無依即有一二老羸救死不贍重以歲
例柴炭畢致逃亡在軍戶則誅盡寡妻
算及雞犬轉死離散不知凡幾何人在
衛官則催徵逼迫棄印在逃甚則削髮
爲僧避世官不襲又甚則束身三木庾
死獄中即今逮繫監司猶可悉數顛連
無告誠不忍聞始或一隅不支今則在

在然矣始或一夫不保今則人人然矣

總計歲例柴炭不過六七千緡方今歲

竭

中國之力以奉薊昌顧又歲竭薊昌之力以奉後

府即歲用不可缺其將如此悍獨何議

者謂各省都司歲有公費公用銀兩大

半爲各衛所豪猾侵匿漫無稽查第行

各撫按遍年就數内徵取之仍以省分

大小爲差多者六百次五百中四百少

則三百行都司各二百毋歲都司進

表郎令親解武庫司取數易盈無庸加派此一策也又謂山海居庸紫荊倒馬等關

舊制亦隸後府歲計關稅當不下六七千將居庸屬之巡關令改他用矣東西各關則佐薊遼保定巡撫軍費固非常經第通行改納武庫司原用之數聽各巡撫另行處補如或歲入乘除不給聽總督動支主兵扣存餉銀益之又一策也臣請

勅下兵部計議擇可而行凡在

邦畿所謂肉骨而生死者也伏乞

聖裁

一重嚴關臣往議額兵直以山海關路舊額兵少稍稍增益之比闕遼東出入其地則負山阻海獨立嚴關保薊扼遼最爲要塞地重兵薄旋議增兵即會督撫諸臣議俟新軍從便撥補月糧布花即就額餉內通融支給不必更增應俟類

題

允行以便遵守及照各關莫重於山海故

特遣部臣守之迄今註選職方司主事一員職專譏

察臣遇管關主事任天祚詢問便宜則
云先年遼東稍饒通逃者少比歲兵荒
相繼遂多越關即當關盤詰得情具文
遞解彼中巡撫輒以公文無印遂致持
疑往返不收卒無歸着殊爲不便臣稽
令甲部屬出守關者比照差出巡按御史事例
特給精微批事重故也及查居庸紫荆倒馬各管關
同知通判近已各
請關防而部屬駐守重關尤爲喫緊亦應比照各
關事例一體

請給本官又言先年關稅例該薊遼各巡撫分上
下半年委官管收近議併歸本關則自
先任主事始關法晨夕啓閉譏察出入
難周加以告緡未免有妨正務臣惟人
臣用職各有司存故軍旅主之兵曹錢
穀問之計吏務在各舉其職毋或侵官
且關稅止於四千支解屬於巡撫此一
有司事耳
祖宗舊制部屬議而不征遡者紛更既非成法且使
之顧彼失此亦或關務有妨非直甚人

之田殆亦總功之察矣撫今視昔似于
仍舊爲宜臣請併行本部斟酌沿革以
重當關此東畧萬世之防非小補也伏
乞

聖裁

一移近衛臣惟督撫所治必隸有司鎮守
所治必隸軍衛薊事多草創總兵治三
屯營城内惟近設守備一員原無軍衛
遵化相去五十里則三衛一所附焉總
兵標下各營文領文移率出境借用遵

化各衛印信非惟經制有關抑恐增減稽程且本營駐劄各兵原非土著兩防各發信地新舊二城俱空主將鎮城何可無備至此查得忠義中衛設在遵化該衛三百戶所屯地則在三屯營本營由此得名可攷而知也遵化一城附以三衛一所不爲不多臣請即以忠義中衛移置三屯營止令軍政掌印佐貳巡捕指揮各一員各所掌印千戶各一員經歷司經歷一員俱各齎印赴任遵化

原衛聽改公宇撫鎮從便措處工料就
于三屯營城内空地蓋造衙門廨舍居
之其餘不係軍政官員仍住遵化不必
遷徙該衛旗軍春秋分班一班赴三屯
營防守城池一班仍在遵化休息如遇
虜警就近俱赴三屯營守城如此則上
濟公事下順羣情兩得之矣伏乞
聖裁
一據險隘臣閱曹家寨舊邊則自黑谷關
外山高壓城雖有邊臺猶難固守且三

十里孤懸如帶深入胡地中顧惟諸寨
營城在焉原無民社土地內自將軍臺
南山起至吉家庄北山上相去僅七百
丈足以扼其吭而塞之于此兩山對峙
衡為城七百雉徑接邊城即築七臺據
險以守雖虜至百萬無能為矣臣請以
舊邊為外險防守如常新築為內險兩
存不廢即以本路額兵分布不必增兵
但本路遊擊止統提調一員今增內險
應於吉家庄增一提調應給廪粮料草

併入額餉數中若信地額兵聽總督分定又查得太平寨擦崖子提調一員計分邊七十里其間人力单薄備廣難周西則燕河提調二員舊稱治邊百二十里其後分割臺頭路而燕河一路已有提調二員重之以將官臨之以協守計所轄邊不過六十九里相沿至今臣請以擦崖子界內自白道子起至白羊谷止共十二里割付燕河則官不必增而事易集矣伏乞

聖裁

一濟衡煩臣惟

國初疆理大寧諸司由元故道西則古北口東則喜峯口皆爲通衢以故古北口則有石匣喜峯口則有古城皆爲軍驛迄今則石匣不通驛使惟邊臣歲一至焉至則惟取辦與夫八名餘無所與而諸家軍影射於此者多矣古城僅通屬夷入貢亦無他端自昔相沿不逞損益該鎮近該總督駐劄密雲由密雲而東五十里爲太僕

庄又五十里爲熊兒谷由此而外則入
邊内則入薊恒必由之熊兒谷即係邊
營原無應付夫馬行者憑藉聲勢將官
不得已而勉應之本營隸墻子嶺地方
外切西虜屬夷久絶撫賞間諜不通萬
一疎虞去郊關僅百餘里耳乃若損軍
折馬負累比鄰即流禍不可勝原姑不
暇論查得石匣去太僕庄僅七十里應
以該驛移置太僕庄蓋自此而西則密
雲東則將軍營南則平谷縣皆爲適中

該驛原有驛夫聽總督衙門量撥馬匹可謂腰站止令應付夫馬若廪糧鋪程中火仍舊一無與焉該驛遞年影射軍丁聽總兵官清查照例抽選操練又三屯營舊有灤陽驛原額夫馬數少應付不敷行者又或横索於本營各將官亦非事體應以古城驛併歸灤陽驛協濟煩難灤陽去喜峰口九十里如遇

貢夷出入仍令照舊赴彼應之亦非難事伏乞

聖裁

一止追呼臣聞足食足兵國之大計故漕運官軍有罪即專
敕理刑者必俟事畢而後追問之凡以爲足食計也薊鎮官軍戍邊守在
畿甸較其輕重視漕運有加焉諸文吏率左行伍而右閭閻視肝膽猶楚越耳凡在軍民詞訟輒自捕之各將官或有執言愈激其怒於是散遷卒繫家屬願得而甘心焉臣聞恤軍以捍民未聞長民而撤之捍也其或遇召商之令下則所報者率

皆軍餘或有抗辭家乃立破比比然也
夫一軍在邉例幇二丁皆復其役乃今
無問顛末而一切柯伐之軍無餘矣臣
愚願請
明旨申飭督撫嚴行各兵備有司凡遇兩防及官軍
有司戍守如犯事情重大即申呈總督
批行該管將官觧發問理如非人命强
盜罪在不原有司雖奉批詞案候撤防
方行該管將官拘問如或占恡聽有司
申呈總督罪在將官若當防守徑自勾

攝行間亦許各將官具呈總督罪在有
司無疑矣各主軍例有幇丁二名聽巡
撫會行總兵官清查造册行各該道出
給印信勘合爲照如係幇丁人數有司
毋以他役苦之如非幇丁正名亦不得
因而影射違者並以違
制論伏乞
聖裁
一杜影射臣惟遵化鐵冶特設工部郎中
乃若廠軍民匠囚徒皆食薊餉

國初則以山深地僻處爲盜區故必以部司蒞治之若易州炭廠之類其爲畿甸處至遠矣乃今邊事修舉重兵在焉兼之野曠谷虛宜無卻慮且歲計所入不過七千緡即出入不相當未敢輕議祖宗成法顧廠軍之事易辦專隸部司一人諸衛所亡敢誰何惟部司在邊軍幸一息踵往往避重就輕詐冒扶同此焉淵藪甚則一軍而幇七八丁者有數十丁者此皆丁壯殷實悉在逋逃彼盈此虛非朝夕

之故也近惟郎中徐學古知此立法清
查每軍定二幇丁給與勘合既而皆去
其籍影射如初見任郎中葉朝陽洞察
此弊有志釐革未奉
明命懼非永圖臣請行遵化巡撫督行薊州道會行
管廠郎中通查廠軍原額若干見在若
干照例一軍定二幇丁造册呈送巡撫
印給勘合執照其餘不分曾否影射勿
論往從每三丁抽一軍其一即入邊操
其二即任幇貼庶幾軍政不廢軍伍漸

亢非直摘發之末務也伏乞

聖裁

太函集卷之八十八

太函集卷之八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疏一首

遼東善後事宜疏

題臣惟薊遼表裏相依不啻唇齒語提封則薊居其重語設備則遼當其難故遼安與安不然則否近年專設總督兼設薊遼得之矣顧自

聖祖開疆拓地併治九邊迺來力詘舉贏不遑辨給由是薊先遼後從事愈難臣嘗從行役熟計之稍得其緊謹條十議昧死以

聞伏乞

勑下該部一併議覆

採擇施行即遼之利亦薊之利也

計開

一增折糧臣惟故遼地斥獲多市中露積且烽火罕至邊地則皆菑畬故月糧折色每石僅二錢五分非故薄之價止此耳比者歲凶寇雹不殄則殤室無居人澤量野胔蓋七年往矣虜迄今出沒境內無日無之側足畏途不絕如綫雖有

負郭無敢出耕重以終歲露師丁壯悉
皆受甲幸而一生九死猶或不厭糟糠
假令生齒漸孳非枵腹不可衆價累倍
而軍糧仍折二錢五分隆慶四年以前
什缺五六五年以後什缺二三曾獸畜
之不如薄亦甚矣一旦有警諸軍奮挺
赴鬬往往以身殉公家養之雖或寡恩
而用之則皆效死有士如此其忍負之
臣查各鎮折糧薊昌以七錢計保定以
八錢計薊州永平馬料舊例每石二錢

五分視遼東折粮等也臣以密雲昌平
伊邇則皆四錢隨請月加一錢以均仰
秣顧今敢戰效死者曾不得與檻下同
仁臣何辭以謝多士然以司農告匱又
何敢彈
中國以奉遠方照得兩河備邊各有緩急自歲十
一月迄下春二月虜乗氷急河東共計
之則四閱月耳自歲五月迄于冬十月
虜無日不窺河西共計之則六閱月也
臣請各照戒嚴時月每月加給折粮銀

一錢是在河東則人給四錢在河西則
六錢餘月不給除金復無瞽及選鋒各
支行粮不加外計河東官軍四萬四百
二十五員名河西四萬二千七百三十
員名每歲共該加銀四萬一千八百十
兩行據戶部管粮郎中王念開報山東
布運二司尚有未解銀十五萬六千八
百五十八兩二錢七分八毫四絲八忽
五微俱在近年原非積負似易陸續催
解卽以此數照依前數加給大約將支

四年自後如或境內平寧年豐穀賤折
粮仍舊否則仍將以後年分支剩省存
之數或行量加或聽時議奏
請夫以此而例之各鎮猶爲失均顧方待哺嗷嗷雖
加一日愈于已如蒙
勑下該部議覆
允行則出格
特恩業已望邊人之腹殆亦投醪之義也伏乞
聖裁
一減入衛臣方議薊額兵適寧前告急尋

與督臣計則以遼東遊擊李惟一所部入衛兵三千于內量減五百留守中前所該臣具
奏已荷
允行此臣未入遼時也既而躬閱彼中情狀寧前最當虜衝中前所若綴旒孤危尤甚該鎮境內非流亡轉死則人人操兵擘劃百端終不能發一卒邊臣之計亦窮矣查得在薊入衛邊兵七營每營俱各二千二百獨李惟一所部仍有二千五百視

各營多三百名又選兵一千見在密雲
標下臣願于李惟一部中仍徹三百密
雲標下量徹二百其爲五百連前留守
中前所者討足一千其前五百直以把
總領之漫無統紀彼有中前所遊擊劉
湮者雖稱戰將非用衆材且官守多疵
臣未得實跡未及指摘合無行遼東撫
按再議去留兵一千悉聽遊擊約束
勒習戰守勿徒分貼城堡僅免目前及
查濼東地接寧前疆界雖異顧其地當

曲折相望通為一區虜至則彼此患之固難舍此從彼此者薊遼援兵之議言人人殊臣惟夷酋累挫灤東必求反噬閃倏聚散將令兩地老師臣欲行薊遼主將面議機宜果能形彼可乘則出一奇會兵夾擊虜必大創如或未得勝算慎勿自輕若虜大舉犯灤東則撫鎮例當自遼畢衆入援非直千人以也如但屬夷窺伺則灤東之力足以應之無用千人往矣況李惟一既分信地且當重

防不宜牽制往來徒令士馬道敝乞
勑本部自今為之定議以絕觀望持疑乃于事便伏
乞
聖裁
一便給發夫遼軍艱食之狀臣已槩言之
猶未也遼地修衍二千餘里廣寧乃在
河西之中管粮郎中部署于此去寧前
五百里而近去開原險山千里而遙各
營衛赴領折粮近者或三宿至遠者率
旬日至卒然而遇虜騎又復遲迴此難

以日計也至則各齎兵備道印信公文先赴巡撫衙門掛號又越信宿比投部司告領率以部運未至遣歸是行者未獲一筭之儲而旬月之聚粮盡矣夫是行者類皆軍中豪猾力能頤指諸軍歸而宣言我行往返皆浹旬費且盡賴貸毋錢得歸耳某氏收責必倍子錢若等他日領折粮我當扣若干以償齎用諸軍唯唯惟彼所裁是諸軍未獲一筭之儲業已什去其一再至不得行者居者

皆如初則什去二三矣三至不得行者
居者又皆如初則什去四五矣折粮月
給二錢五分歲無全給諸軍曾不得什
五如之何其不饑而死邪撫臣嘗就臣
臺疊言之其言與諸司合臣為之蹙額
殆不忍聞臣愚願乞
天恩軫念窮邊饑士即司農餉額歲無所加獨發年
例以時庶克有濟臣查得薊密永昌四
道並設戶部分司總督欽奉
璽書兼理粮餉四道各奉專

勑旨得會同部屬稽察錢粮遼東巡撫即不得上例

軍門猶得以下例各道自今凡隸本鎮

軍餉觧發部司即具數關白巡撫衙門

相與計議務在酌量多寡緩急以次分

發各邊聽巡撫檄下該道方具印信公

文依期差官代領往來仍給應付護送

以免踈虞該道即將發去折銀委官同

各營衛照册給散徑取印信領狀聽候

查盤如有扣除開報部司俟下月扣數

銷算此干

國計不費而軍與庾亦有資非小惠也再照各鎮部
司支粮壹以兵備道印信公文為準獨
遼東則有已給未給但憑庫官類粘領
狀聽查非體也今既分發各道則部司
亦當照例分立卷宗一應支銷即以各
道公文粘卷以待磨勘毋復因襲偏方
舊說有礙稽查如或巡撫有行于例不
合必俟呈堂題請
明旨然後覆格不行亦不許妄執異同輒相扞格事
干兵食大計伏乞

聖裁

一濟清勾臣惟頃年分

遣清軍御史專備薊遼遼東尺籍空虛待兵尤急居

末三歲解到新軍二千四百有奇加惠

而安集之强弱皆可為用先該巡撫通

行各衛凡遇新軍入伍即日造册支粮

部司則以額外無備粟不准給新軍無

所借貸不死則逃勢之必至者也夫御

史奉

天子命周行民間集神極能窮搜厲禁即得一軍幸

矣民間取妻僉解路費軍裝無慮百金何者非其膏血故一軍出則一家敝一伍出則一里敝不待智者可知也夫既竭民膏血遠自數千里外致之顧獨惜升斗之需曾未及脫裝而驅之去敬

君命而悲人窮者固如是乎臣周閱兩河往往見新軍殊死號泣道路亦嘗與部司言之則以期當恤刑周澤徧及海內即論死而有可矜疑者皆得減死充軍查各新軍充發者少雖或身爲不善猶不得與死

罪同科乃若清勾解補未必皆其子孫
或出同居或出疏屬或出買頂或出埰
充要皆非有死罪彰彰矣無罪而就死
地其將如不忍何大都新例甚嚴部司
日以節省爲事他不遑恤伏乞併
勅該部轉行該鎮巡撫及管粮郎中凡遇解到新軍
巡撫每名先給安家銀一兩河東聽分
守道河西聽分巡道委官安插即以着
伍之日爲始部司照册支粮應否增粮
聽該部從長會計各軍悉聽該道驗選

老弱者塡實城堡精壯者分發車營庶幾清勾不爲虛文而營伍稍得實用矣三年以往仍行巡按御史通查新軍觧到若干見在若干逃故若干如或存恤無筭多致失所按數追論罪坐所由則人知遠罪而不急近功所全活必多矣伏乞

聖裁

一習戰車比者遼倣薊法廣寧遼陽各置車營其製則用單輪取其輕狹易舉毎

軍士六名運車一輛每營用車三百輛計用軍一千二百名先是暫借各營步兵徒取旦夕具數人無固志業無專攻終為虛車何益于戰臣與撫臣會議車營皆用新軍不足則撥軍多者抽一二名補之又不足則餘丁多者垜一二名補之二營必得二千四百名足矣各委專官管練大較以一年為期新集各軍日事其事何所仰給除支月粮如例每名日給行粮銀二分一年共該銀一萬七

千二百八十兩就于戶部客兵銀內支
給一年之後練有成功有警預調仍給
行粮無警放歸行粮即止夫然後戰車
足用矣伏乞
聖裁
一補操馬臣查得遼東例無樁朋亦無官
價馬死則令軍買補以爲常各軍餉薄
產空必鬻妻子如馬又死軍必與之俱
亡率獸食人夫復何異又查得該鎮近
置火器未買馱驘若無軍需無可措處

臣請

發太僕寺馬價銀一萬七千兩則以一萬兩分貯兩河以充馬價如遇各軍臨陣倒失馬匹即支銀委官赴市買馬給領不必軍償如再倒失照年照例追納椿銀聽候買補仍以七千兩聽該鎮買贏七百頭分發總副二營各一百頭參遊十營各五十頭以備馱載伏乞

聖裁

一開障塞臣閱遼陽迤東據總兵官李成

梁揭議移建六堡其一為孤山堡其五皆属險山夫孤山去靉陽堡百里間且與洒馬吉堡鹻場堡尤近先年建堡于此添設提調戍之土瘠軍逃僅存四百其後易以守堡日愈不支去堡東三十里有沃土一區地名張其哈剌佃子舊為賊首孟忡塔張擺失所據今悉為墟其地當虜四衝扼虜溫洞之口則靉陽洒馬吉鹻場皆為内地請以孤山堡軍移建于彼則南赴靉陽僅五十里北赴

鹻場僅三十里非惟聲援易及重以肥衍可耕則皆戍守之利也險山最爲極邊東南接寧東堡江沿臺東接大佃子堡東北接新安堡靉陽酒馬吉兒任巡撫王之誥建議特設叅將駐守險山由是虜患少紓誠爲得策顧五堡亦皆內地地多不毛軍無可耕難與持久出險山一百八十里亦得沃地五區曰寛佃子曰長佃子曰雙墩兒曰長嶺曰散等皆爲邊衛塞外地曰松子嶺曰乾灘子

曰短錯江曰十岔口曰青崖子曰文大人營曰鍋兒聽皆虜衝也巡撫王之誥先議築寛佃子堡以駐叅將則其本謀緣力詘時艱草昧難于經始姑拓故堡以安新集漸次圖之積有歲時及今乃可從事請仍以險山叅將部軍移建寛佃子以扼松子嶺乾灘子二衝江沿備禦部軍移建長佃子以扼短錯江仍以守堡官領軍百名應接朝鮮

一責道寧東堡軍移建雙墩兒以扼十岔口青崖子

文大人營三衝新安堡軍移建長嶺以
扼鍋兒聽大佃子堡軍移建散等接應
長佃子各堡互相聯絡遠者七八十里
近者五六十里凡此昔皆林箐幽翳虜
可蔽形出沒無時遠戍莫能追捕今則
門庭禦寇其險與我共之且土地饒軍
食可漸給視舊五堡尤爲得所依焉加
以孤山則六堡矣計以舊堡遺之附近
居民新工取諸各堡軍力治陶于舍森
木于山其或軍力不敷聽撥同部協濟

通計六堡大合用軍夫一萬五百名各計
工一百八十日每名每日量給粟米一
升鹽醬銀三厘共該米一萬八千九百
石銀五千六百七十兩每堡聽巡撫選
委督工官一員日給廩蔬銀二錢共該
銀二百一十六兩併以防修軍夫城垛
丈尺磚灰數目修建次第工役程期一
一開報到臣臣隨會巡撫張學顏亦符
其議比臣閱視當場面詰險山各部官
軍一聞遷移莫不稱便竊惟地利之肥

磽地形之夷險業已相懸工料之易辦
人心之樂從又復相副且主將力任其
事撫臣謀亦僉同況用錢粮不多秖緣
本鎮無措合無照數
請發修邊銀兩以供廩蔬鹽醬之需粟米行管粮郎
中就近支給聽戶部發補是役也
中國無亡矢遺鏃之勞一舉而拓邊一百八十里
何利如之計大事不惜小費此之謂也
巡撫又言主將勇于任事懼以圖難害
成以故議餉則已廉計期則已促謀則

忠矣第恐新選之衆居食孔艱且防且
修難以責效旦夕無亦展期寛餉然後
可必有終信如所言尤爲遠慮如或用
度不足聽巡撫臨期酌處題
請施行先庚後庚臣愚不足以及此伏乞
聖裁
一固邊疆頃臣覈敘遼東邊工亦既次其
功賞以
請夫以遼視遼功倍于昔以遼例薊又或不然蓋禦
寇于堂奥不若禦寇於門庭薊之臺墻

門庭之守也遼之路臺路堡亦足以利
收保通往來然而農不得受田土不得
稅甲守在堂與其如虜何臣嘗以此詰
諸司諸司無有應者臣又以寧前與薊
邊接山形大畧相同薊之守邊有明驗
矣顧今虜何寧前日急寧前邊事日危
行者不願出其塗仕者不樂居其土非
直遼受其敝抑亦震于其隣顧終棄地
利不收此難與持久也臣不得其說則
屢詰寧前兵備僉事李松隨據該道呈

先據寧遠衛舍餘梁棟等告稱寧前逼
近虜巢地孤兵寡兼以荒亂相繼邊備
傾頹先蒙部堂經畧修邊尋以歲饑中
止邇來屬夷葦忽里專難等住牧百里
之内倏忽去來晝夜兼防耕種久廢即
今邊墻雖漸修葺緣舊額僅取就近居
甲一帶邊山盡屬虜便彼據高瞭我無
遁形我奮仰攻彼先得險即如今春不
過三月尖哨陷没虜地三十餘人盖將
屠我耳目撓我腹心棟等雖獲苟延亦

終必斃誠得比照口西事例依山據險
增築墻臺卽令各營及貼守官軍乘臺
拒守一勞永逸衆得聊生自此歲省調
兵尤屬樽節否則每年修守徵發卒無
寧居有衆雖生之年猶死之日也據此
隨該本道親勘所轄沿邊地方西自鐵
場堡臨關起東至椵木堡沿河止計邊
地四百六十六里于內爲堡者二十一
爲口者六十五當虜極衝内除大險山
二百一里不通馬步不用臺墻仍中險

山一百四十三里應剷偏坡每里約給
犒賞軍夫銀三十兩平川漫坡一百二
十二里俱應築墻每里約銀八十兩依
墻造大敵臺八十六座大水關臺二十
八座每座約銀二十兩通共計銀一萬
六千三百三十兩大約照前修工舊例
巳足完工西翼山海可以鞏
上都東捍廣寧可以藩北鎮軍兵咸利地方永安
矣併將沿邊地方地里及相度邊墻邊
臺開欵造册畫圖貼說呈報前來臣惟

王者不盡民之力君子不竭人之忠凡
以其不可繼也遼東當積敝而畢赴邊
工不可謂不盡其力當事者任積勞而
甫告成事不可謂不竭其忠乃今曾未
息肩安敢復言與事然而論兵者貴得
地從事者貴得時千載一時今日是已
夫既得地以守得人任之
皇上方躬節儉以濟蒼生所不足者非萬金也茲惟
僉事李松之議蓋亦有見於薊之得守
而因以圖全據其所區畫指陳亦既周

悉但倣薊新例則每臺之費將什倍之即計臺工爲費二萬二千八百矣倣今保定新議臺工畢而後及墻壕在戍官軍就彼修守其工費無庸倍議如議計墻壕之費凡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兩亦爲不多合而計之則三萬六千七百六十兩足矣倘以寧前久坐危急且爲東略襟喉如數

請修邊銀責當事者爲經久計此一舉也遼之守什得二三不啻也自錦州以東少險阻然

東不數百里接三岔河此盡河西而豈收之所謂六月之防有賴矣計其地平衍無山可乘即令三倍寧前殆亦十萬之費此再舉也遼之守什得六七矣河西既守而後可以闢地聚民外攘内安寧有出此乃若修復邊外遼陽開原舊城之地自廣寧直達開原邊縮而援不迂兵兼而備不寡外當水草内掩膏腴此則什全之謀兩河之完策矣然必簡良將聚重兵且戰且屯且修且守而後

可以收成效否則未易舉也乞

勑本部咨行總督劉應節會行巡撫張學顔聽總督

選委在薊素諳邊守久歷邊工將官一

員前去遼東會同總兵及各道兵備陳

兵親歷邊境相度地宜要見寧前大邊

應否依山修築臺墻該道原議工程應

否增減原定臺基應否遷易原估工費

應否量加該鎮原無官銀應否請發併

勘錦州迤東抵三岔河一帶應否照例

議修合用工費作何措處或以次修舉

或一併與工部通候督撫會議詳明咨部

覆議奏

請定奪諸臣孳孳為

國必得當可之宜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遼之謂也

伏乞

聖裁

一處逋逃臣聞自昔遼東年饑役重軍民竄伏山東海島漁海以居率皆避重就輕往而不返先年在彼既非土著或不相容在此則官司有繫屬戶族有催科

猶或可及山東近議收爲寄籍巳奉
欽依始而計口三千自後又復千人往矣遼東邊民
困甚賦役偏重海隅乃今逃者既得
依歸無復顧忌自是則官司不相統攝
戶族莫敢誰何故遼人之視彼猶福堂
視此猶囹圄也觀望連引境内一空豈
惟害遼亦將蕭索撫臣之議如此而苑
馬寺卿朱奎者歷陳其說纚纚凡數千
言大畧謂事當會題不圖山東執一隅
之見以爲定論就事論事其不可者三

一議遼東嚴禁海口以杜續逃似也顧
自江沿臺以迄山海計海岸千里而遙
居民以海爲生安能一切廢舟以絶口
食有舟即可通近島近島即可轉山東
妹途同歸何必海口假令沿岸置守必
陳邏卒數萬人海不容舟則居民立槁
耳一不可一議遼人取貼軍裝粮差必
由陸路似也然自遼東而赴山東航海
不旦夕可至陸路相距三千里往返非
三月不能彼以一夫一戶所得不滿錙

銖計其行貲得不償失二不可一議遼人越海者許寄庄遼人執送官司似也頃巡撫牌差千戶何其忠等調船運木造車楊汝明等入島徵銀撫賞彼中邀截綁縛徑送巡察海道公差監禁官船沒官乃若自此經逃于家不聞一人捕獲者三不可也遼人賴寄籍為逋逃之主又賴厲禁以塞追捕之門叢爵淵魚若武陵之秦因此而居者辦納無資則賦役愈重賦役愈重則逋逃愈多竊恐

始則羈縻久將竊發殆亦非山東之利

也臣嘗莊誦

會典凡各處招撫外郡人民在境居住許令寄籍將

戶丁事產納入圖冊納粮當差仍于戶

下駐寫原籍貫址軍民匠灶等戶及收

籍緣由不許止作寄籍名色如違所在

官司解京發口外充軍欽此臣惟王者

有分土無分民以此為坊懼脫免者之

滋起也今竊為遼東山東計之議起發

則力不行兩舍之則法益廢且衆不可

激故不得已而以寄籍收之是所以爲山東者則善矣至若遼東受害誠如兩人者之言及今不圖何以善後查得遼東原隸山東同省至今民運猶存必以一體視之始知疾痛害事遼陽城内設有副總兵仍設都司三員事省而官冗矣請以管糧都司一員移駐山東登州府專管島民與山東備倭都司協同行事凡遼人赴取軍裝粮差者先赴各道告給明文徑赴都司掛號驗明方許入

島島民如復較樂聽告各都司會門施
行如無明文者即係續逃聽各都司協
同捕獲解回原籍島民但以見獲續逃
出首者聽各都司預定賞格每名口量
給賞銀若干其銀即以山東原議各島
船稅支給之各都司置簿開報循環聽
遼東山東巡撫查考歲終通將捕獲及
首出續逃人數類報各巡撫衙門如果
緝捕有功聽巡撫具題陞賞各都司俱
聽遼東山東撫按舉劾俱受各撫鎮節

制其管捕都司必自遼東境内推用然後督責易及休戚相關駐彼衙門聽各巡撫會議建造合用書識軍伴及巡邏軍役俱自本都司撥用量給幇丁貼辦衣糧然猶必倚辦於巡察海道一一就近督察之亦聽遼東撫按舉劾乃爲有濟夫然則犬牙相制血脉貫通在遼東既紓目前之憂在山東亦彌意外之釁矣伏乞

聖裁

一表忠節臣始入部則知遼東郎氏世以
忠節聞比閲廣寧即行分巡道勘報隨
據僉事賀溱呈依蒙覆勘得廣寧衛歸
附故軍郎玉生子郎英郎雄郎俊郎傑
郎山五人英生次子郎景三子郎秀五
子郎恩景生郎二漢雄生子郎得志俊
生子郎得君郎得臣傑生長子郎實次
子郎寶四子郎用山生長子郎松次子
郎得功先年郎傑郎景郎實郎寶郎用
郎恩郎得志郎得君郎得臣俱充廣寧

中軍哨頭目郎景郎三漢家丁郎山郎松俱功陞千戶充選鋒把總郎得功功陞指揮任錦義叅將嘉靖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我兵遇虜鎮安堡花兒營郎傑陣亡嘉靖三十四年九月十九日我兵遇虜錦州國王碑郎官郎寶郎得臣陣亡嘉靖三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我兵遇虜廣寧城北塔兒山郎秀郎得君郎得志郎恩郎景郎三漢陣亡嘉靖三十六年八月初十日我兵遇虜鎮夷堡郎

用陣亡嘉靖三十九年七月十三日我
兵遇虜鎮安堡老鴉庄郎松陣亡隆慶
四年九月二十三日我兵遇虜錦州流
水堡郎得功陣亡及查郎傑妻臧氏郎
賓妻趙氏郎山妻刁氏郎秀妻李氏郎
景妻馬氏郎恩妻李氏郎三漢妻楊氏
俱各守節病故郎寶妻鉄氏郎得臣妻
陳氏郎得君妻王氏郎得志妻吳氏郎
用妻唐氏郎松妻傅氏郎得功妻王氏
妾圭氏俱各守志見存內惟圭氏先已

從人其餘俱係室女婚配比先守節鉄
氏年三十歲吳氏二十六歲唐氏二十
八歲尤當少年各婦雖有存亡一心無
間終始該道尤恐不的復行廣寧備禦
王惟屏轉行廣寧衛掌印指揮董文貴
具結併報到臣臣惟忠臣節婦古今難
之即一鄉一國偶一覯焉則亦奇矣郎
氏歸自異國遼東僻在遐荒顧自郎傑
而下三世死事者十四人自臧氏以來
一門守節者十五口後先並起中外相

觀豈惟用夏變夷莫不承家効國啓人
僅見振古希聞顧惟即得功以叅將陞
亾幸需
卹典其餘竟湮側陋未及明揚亮彼烈士貞婦無所
覬覦遘茲
聖主明時不容泯没况使臣以咨諏爲急而邊境以
風化爲難章善闡幽恭有
明詔故臣敢冐死以
請乞
勅該部覆議行遼東撫按衙門照例

旌表門閭署曰一門忠節建坊工費取諸官銀除圭
氏照例不錄外鉄氏等七口見存俱係
孤嫠無告合行巡撫就近歲給米各二
石布各二疋稍示贍養以終其身庶使
生榮死安化行俗美非惟彰
帝王之威節抑亦礪臣妾之微權也伏乞
聖裁

太函集卷之八十九